

鎖麟囊

程硯秋



上海戲學書局發行

戲學書局

戲學書局

上海河南路一七六號



戲學書局

應有盡有

劇本

搜羅齊全

是有戲的良友

京戲考

是票友的導師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戲學京戲考 518 鎖麟囊

每冊 二千五百元

編者 郝效蓮 張笑俠

出版者 戲學書局

發行人 陳慈銘

總發行所 上海戲學書局

河南中路一七六號
電話九九七〇三號

程派
祕本

鎖麟囊

劇情說明

本劇爲程硯秋最得佳評之新本戲，情節悲歡離奇，曲折異常，劇情係敘登州有一富豪薛姓，其女湘靈，美而慧，適於周廷訓爲妻，迎娶之日，其母贈一鎖麟囊，鎖麟者，鎖住麟兒也，有祝早生貴子之意，花轎至途中，忽遇大雨，因避雨於春秋亭內，嗣後又來一乘花轎，簡陋不堪，轎內時有哭泣之聲，湘靈奇之，命僕人詢問，方知此女姓趙，因貧困之故，悲泣成聲，湘靈憫其身世，因舉以身旁所佩之鎖麟囊相贈，趙女得囊，又驚又喜，卽詢湘靈姓氏，後當圖報，湘靈堅不答，適雨止，兩轎分道而去，逾六年登州大水成災，湘靈得濟至萊州，其母夫及子僕等均失散，湘靈流浪道途，無

家可歸，乞食于盧員外粥棚，盧僕憐其遭遇，薦爲盧公子保姆，一日湘靈伴同公子天麟遊嬉於花園內，天麟玩球誤墜珠樓中，懇湘靈上樓取球，湘靈初不允，因夫人有命，囑園中珠樓不可輕入，無奈天麟強之，既登樓，不見一人，只一案一龕，香火供奉，啓龕視之，中懸一囊，細審卽昔日之鎖麟囊也，大驚而泣，天麟告其母，其母卽昔日途中相遇之趙女也，趙女名守貞，自得囊與其夫盧勝籌至萊州營商致富，久欲報恩，惟不知恩人名姓，故於園中築一樓，懸鎖麟囊於其中，朝夕供奉香火，迄今已數載，因聞登州大水，出巨資設粥棚，廣施週濟，日夜祝禱，恩人早離災區，因見湘靈啼哭，詳細詢問，知卽日夜所思之恩人也，大喜，分家產之半，相贈湘靈，以答昔日贈囊之恩，後

湘靈之母子丈夫及僕人等均至，於是一家骨肉，又得歡聚矣。

登場人物

劇中人

夫人

(湘靈母)

梅香

(丫頭)

薛良

院子

老僮相

丑

少僮相

丑

胡婆

彩旦

薛順

院子

丑院子

丑

家院

院子

薛湘靈

正旦

祿寒

老生

守貞

(趙守貞之父)
(盧勝籌之妻)

旦

角色名稱

老旦

花旦

院子

丑

丑

彩旦

院子

丑

院子

正旦

老生

旦

胡傑

程俊

二旗夫

八鼓手

三轎夫

一鑼夫

廷訓

大器

車夫

水旗

衆難民

六船夫

盧仁

盧義

員外

丑丫頭

丫頭

(姓周，湘靈之夫)

(湘靈子)

娃娃生 小生

(盧勝籌)

丑 丑

天麟
院子

娃娃生

第一場

夫人

(小鑼上引)愛女貌美體天然，荏苒芳年。
(外場椅。梅香暗上。夫人念定場詩)先

夫去世有數年，幸得愛女娛膝前，乘龍佳
婿已入選，于歸期近備粧奩。(白)老身何
氏，祖居登州，家財豪富，不幸先夫早喪
，膝下無兒，所生一女，小字湘靈，今年
一十九歲，許配吏部周大人之子周廷訓爲
妻，擇定本月十八日迎娶，是老身將粧奩
已然備齊，女兒總嫌不好，命人換了數次
，也不合女兒之意。咳！這也是老身姁養
成性，如之奈何？不久就是喜期，必須要
歡歡喜喜打發他上轎才是，我不免贈他一
個鎖麟囊，祝他早生貴子，我好抱個外孫

孫哪。啊！梅香。

梅香

(白)老夫人。

夫人

(白)喚薛良前來。

梅香

(白)薛良快來。

薛良

(內白)來了(上白)爲僕須謹慎，忠心報
主人。參見老夫人。

夫人

(白)罷了。

薛良

(白)喚小人有何吩咐？

夫人

(白)薛良，你家小姐吉期已到，雖然粧
奩備齊，我意欲贈一個鎖麟囊，以祝他早
生貴子，命你去到大街，選個花樣兒，命
綉工綉一個鎖麟囊不得有悞。

薛良

(白)遵命。

薛良

(全白)正是：

夫人

(念)吉期已近粧奩忙。

薛良

(念)長街去綉鎖麟囊。(全下)

第二場

少儋相 (內)啊哈！(小鑼上)頭戴一枝花，喜

事到他家。我少儋相的便是，今天十七，

明天是六月十八，乃是個好日子，娶媳婦

的多，我們這當儋相的可就忙了，我的爸

爸也是當儋相的，得跟他商量商量，誰上

誰家去吓。就是這個主意，爸爸有請。

老儋相 (上白)嗯咳！學會當儋相，專爲他人

忙。

少儋相 (白)爸爸有禮。

老儋相 (白)兒子少禮，有什麼事吓？

少儋相 (白)您知道今天幾兒了？

老儋相 (白)真個的今天幾兒了？

少儋相 (白)今天十七，明天十八了。

老儋相 (白)怎麼着！明天就是十八了。不是

你提我還是真忘了，明天是個好日子，咱

們爺兒倆夠忙的。

少儋相 真個的，咱們商量商量，誰上誰家？

老儋相 別忙別忙我算算。薛家小姐給周家。

少儋相 (白)這是一處了。

老儋相 (白)還有趙家跟盧家哪。

少儋相 (白)這就是兩處了。

老儋相 這兩處的事情就夠咱們忙的，趙家不

要提起，單說周家與薛家，是大財主。

少儋相 (白)不錯都是咱們這兒首戶大財主，

家中禮法一定多啊。

老儋相 (白)財主當然是禮多，明天你上趙家

去，我老人家上周家。

少儋相 (白)怎麼就應當我上趙家哪？

老儋相 (白)聽我說呀，趙家小門小戶，沒什

麼禮法，你去正合適。薛家大，得我去。

少儋相 (白)您這就是勢利眼。

老儋相 (白)怎麼我會是勢利眼了哪？

少儋相 (白)您想啊，多大的喜事，我沒給人張羅過呀？怎麼這回單讓我上趙家那門窮的人家去哪？您這不是勢利眼嗎？

老儋相 (白)得了，好孩子別說了，你也夠勢利眼的，他家窮也得給咱們錢，富也得給咱們錢，這話哪又說回來了，要沒有我這老勢利眼，那兒有你這小勢利眼哪？

少儋相 不管怎麼，明天我也要到薛家去。

老儋相 (白)得了別抬槓了，不論誰上誰家去吧，想法子把錢賺到家才成哪，聽爸爸的，明天你還是上趙家去吧。(下)

少儋相 (白)我偏不去。(下)

第三場

薛良 (內白)走哇！(紐絲上。唱二黃搖板)看喜期已然到，挑選麟囊費心勞。(住頭。白)老奴薛良，明日乃是我家小姐于歸

之期，老夫人要與小姐綉個鎖麟囊，以祝小姐早生貴子，老夫人命我挑選花樣，想我偌大的年紀，老眼昏花，挑不出什麼好花樣，前日綉了一個，不稱小姐心意，老夫人命我去換，今日才得綉好，不免呈與小姐觀看，不知可能稱小姐的心意。咳！這才是老夫人姣養成性啊！(唱二黃搖板)今日麟囊才綉好，呈與小姐仔細瞧，急忙回府去稟告，(元場，紐絲上)胡婆，薛順，丑院子各托一盤，內置花瓶綉鞋手帕。薛良接唱)見了胡婆問根苗(住頭。白)你們這是往那裏去？

胡婆 (白)老管家，明天不是咱們小姐的好日子嗎？老夫人叫我們準備嫁粧，咱們小姐嫌不好，叫我們去換，我們這是給他換來了。薛良，咱們小姐什麼脾氣呀？這也不好那也不好他就有一樣好老賞咱們錢。

薛良 這就是所謂小姐脾氣吓。

胡婆 你拿着的是什麼？

薛良 鎖麟囊，小姐嫌綉的不好，這是換來的胡婆 嘔，這就是鎖麟囊吓！呦，咱們的這位

老夫人真疼小姐吓。咱們大家給小姐換了半天還不知道小姐看的上看不上哪？要是我啊，看什麼都是好的，可是到不了我的手。

薛良 (白)咳！我們回去吧。(唱二黃搖板)今日粧奩俱備好，(紐絲。元場。家院迎上。薛良接唱)但願小姐不選挑。(住頭)

家院 (白)管家回來了？

薛良 (白)回來了，小姐在何處？

家院 (白)小姐爲粧奩之事正在生氣，老夫人
在上房打睡，你們要小心了。(下)

薛良 是(小心介元場。白)梅香梅香！梅香。
梅香 (上白)咳！我說薛良吓，你真是越老越

糊塗啦。幹什麼這們嚷，小姐剛息了氣。要是又把他招惱了，他也不哭，他也不鬧，他就把小嘴那們一撇，老夫人就得這樣那樣的哄他，到了那時候，咱們當下人的不是有罪了嗎？

薛良 (白)是！是！

梅香 (白)你們都把東西換來了嗎？

薛順 (白)換來了。(交鞋介)

梅香 (白)嘔！就是這雙鞋呀？我叫小姐看看去，還不定驗的上哪。你們等着。(拿鞋由上場門下。內白)吼吼吼(又上白)我說什麼來着，你換的這是什麼呀，(鞋交薛順介)小姐一看就生了氣了，真不會辦事。

湘靈 (內白)梅香！

梅香 (白)作什麼？

湘靈 (內白)那雙鞋綉的不好，定要換來。
梅香 (白)是！

湘靈 (內白)轉來，花樣要綉鴛鴦戲水的。

梅香 (白)嘔！是了，花樣要綉鴛鴦戲水的。

湘靈 (內白)轉來。

梅香 (白)是。

湘靈 (內白)一個要飛的，一個要游的，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

梅香 (白)是。

湘靈 (內白)轉來。

梅香 (白)沒走哪！

湘靈 (內白)鞋上的荷花，花心兒要金色的，花瓣兒要硃色的鴛鴦要五色，紅裏透白，五彩盤金線。

梅香 (白)嘔！花心兒要金色的，花瓣兒要……哎呀！小姐您說這麼多，我記不住，請您出來自己吩咐吧。

湘靈 (內白)無用的丫頭，攙我來呀。

(梅香下攙湘靈上。小鑼噪頭)

湘靈 (唱四平調)自幼兒處深閨蒙母訓教，于

歸良辰就在明朝，非是我無故的性情驕傲，置辦的粧奩忒潦草啊！忒潦草。(胡琴小拉子看鞋介，梅香亦看介，湘靈坐看介，絃停湘靈白)哎！明日乃是良辰吉日，只是粧奩俱不稱心，那雙鞋兒綉的不好，線色配的也不好，真真的可氣。

梅香 (白)小姐你怎麼又生氣啦？你看了嫁粧那樣不好，不會叫朱裁縫再給您綉去，咱們家有的是大活人，閑着也是閑着，再叫他們換去，幹麼又生氣呀？

湘靈 (白)綉鞋拿了過來。

梅香 (白)是。咳！鞋拿來。(湘靈看介，點頭，梅香藏鞋介，白)成了你這雙鞋算成了。(薛順下)你有什麼？

胡婆 (白)梅香，這是我給小姐換來一對花瓶，還有吉祥話兒哪，愿他富貴白頭，准保

平(瓶也)安，您給說好着點兒！

梅香 (白)你拿來吧！小姐，這是胡婆給您換

來的一對花瓶，還有吉祥話哪，愿您富貴

白頭，准保平安。

(湘靈看介，點頭介。梅香收藏介)

胡婆 (白)怎麼樣了？

梅香 (白)收下了。

胡婆 (白)阿彌陀佛，收下了就好了。(下)

丑院 得了，我這還有哪，您給說好着點吧！

梅香 (白)拿來，小姐你看。

湘靈 (看帕介。白)不好(擲地介)

梅香 (白)呦！小姐，這手帕是最好的了，您

怎麼還嫌不好？您收下吧！

湘靈 (白)蠢丫頭！想吉日良辰難道就用這素

白的手帕麼？

丑院 (向梅香白)我這件怎麼樣了？

梅香 (白)你這件沒驗上，拿去換去！

丑院 (白)這是頂好的了！你給說兩句好話，

對付着收下吧！

梅香 (學旦腔白)蠢丫頭！吉日良辰難道用這

素白的手帕麼？

丑院 (白)你這是怎麼了？

梅香 (白)我怎麼薙來的怎麼賣，我學了小姐

，我也過癮啦，拿回去換個帶喜字的來。

(丑院子下)

薛良 (白)啊！梅香，這是老夫人命我與小姐

綉的鎖麟囊，已然換來，拿了進去，請小

姐觀看。

梅香 (白)你這兒等會，小姐，老夫人給您綉

的鎖麟囊，現在換來了，請小姐觀看。

(胡琴小拉子，梅香拿鞋湘靈看介，梅香

藏介又拿花瓶介，湘靈看介點頭介，梅香

收藏介，湘靈又看介，梅香舉瓶介)

梅香 (白)這瓶還有吉祥話，祝您富貴白頭(藏

介白)小姐這是老夫人給您綉的鎖麟囊。

湘靈 (看介，唱四平調)仔細觀瞧我自己選挑，鎖麟囊上彩雲飄，這麒麟爲何生雙角，好似金牛如狸貓，是何人將囊來買到？

梅香 (夾白)薛良買的。

湘靈 (一小鑼接唱)速命薛良再去選挑。

梅香 (白)小姐，這是老夫人叫薛良找綉工綉的，多好哇，您收下得啦。

湘靈 (白)蠢丫頭，你看這麒麟綉的似牛非牛，似貓非貓，拿去換來。

梅香 (白)吼。咳！薛良，這麒麟是那國人綉的呀？牛不牛貓不貓的，去換去。

薛良 (白)怎麼這鎖麟囊還不合小姐心意麼？
哎！我們這爲奴的也就特以爲難了哇。
(唱二黃搖板)小姐情性多驕傲，這樣的綉工還選挑，看來爲奴難討好。(哭介)

夫人 (上。接唱)薛良爲何淚嚎啕？(住頭。

白)薛良爲何痛哭？

薛良 (白)老夫人有所不知，小姐言道，這鎖麟囊綉的不好，又命小人去換。

夫人 (白)喔！原來爲此，隨我進來。

薛良 (白)是(全入門介)

夫人 (白)女兒。

湘靈 (白)母親！(看薛良介，薛良退介)

夫人 (白)啊！女兒，明日乃是吉日良辰，自當歡喜才是，你爲何又生起氣來了哇？

(湘靈不語介)女兒，到底爲了何事吓？

梅香 (白)老夫人您那兒知道哇，小姐就爲那鎖麟囊生氣吓，您命薛良換去罷。

夫人 原來爲此，兒吓想這鎖麟囊，已然命薛良換過一次了，你就將就了吧！(湘靈仍氣介)啊！怎麼還是生氣吓？你再若如此，爲娘就要生氣了哇，哼哼哼。(氣介)

湘靈 (白)母親不要生氣，薛良綉的鎖麟囊花

樣總是不好。

夫人（白）兒吓，你何不自己出個樣兒，再命

薛良去綉？

薛良 是吓，請小姐自己畫個樣兒再去綉來。

湘靈（白）不必換了，收下了！

夫人（白）原要如此，他們當下人的，明日還要招待賓客，甚是辛苦，我兒總要招待才是。

湘靈（白）是。（對梅香附耳介。梅香拿銀介）

梅香 薛良！小姐賞你一錠銀子，拿去吧。

薛良 多謝小姐，多謝老夫人（出門）哎！（下）

湘靈 啊！母親，不知這鎖麟囊有何用處？

夫人 鎖麟者爲鎖住麟兒，以祝早生貴子。

梅香（白）是呀！老夫人好早點抱外孫子，

（湘靈羞介）真個的老夫人，這裏邊就讓他

這麼空着嗎？

湘靈（白）是吓，這裏面應裝何物？

夫人（白）喔！自然有哇，爲娘藏有珍奇之物

，裝在裏面，也就是了，你要隨爲娘來呀

。（湘靈應介）隨爲娘來呀。（唱四平調）任

你選挑，任你選挑，珍奇之物我兒觀瞧。

（白）兒吓，你看這串夜明珠，乃無價之

寶，與兒裝在裏面，（湘靈裝介）來來來，

這裏還有，（放介。湘靈將囊交梅香介，

笑介暗下。夫人又白）兒呀，這是赤金練

兒，來來來，也與我兒裝在裏面。

梅香（白）對了，您就往裏裝吧。

夫人（白）啊！你家小姐呢？

梅香（白）我們小姐回房去了。

夫人（白）喚他回來。

梅香（白）喚他幹什麼？您就把那些都裝在裏

面，不就得了嗎？

夫人（白）總要喚她前來。

梅香（白）是（下）

夫人（白）哎呀呀！他到走了。我不免去到後面將這匣珍奇之物，都與他裝在那鎖麟囊裏面，哎！世界之上，做母親的疼愛女兒，家家如此，俱是一樣啊，哈哈！（下）

第四場

祿寒（內白）走哇！（水底魚。上。白）咳，想我趙祿寒，家業凋零，只有一個女兒，許配盧勝籌爲妻約定六月十八日迎娶過門，明日就是良辰，手中分文無有，又無粧奩，是我去到親友家中，前去借貸，哎！可嘆世態炎涼，他們是分文無有。不免速速回家，對我女兒說明便了。（水底魚。元場）哎！來到自己門首，待我進去。啊呀且慢。見了女兒，他若問我粧奩之事，我是分文無有，是怎樣對答，這便如何是好？待吾轉去。（轉身介）唉，吾若不去，

吾那女兒一定盼望于我呀，待吾叫門（小聲叫門介。）女兒開門來，女兒開門來，哎！我趙祿寒雖然貧窮，怎麼連自己的女兒都不敢高聲叫了麼。女兒開門來。

守貞（內白）來了。（上。唱西皮搖板）可憐我自幼兒母親早喪，家凋零父女們苦度時光，我的父親友家去借銀兩。

祿寒（白）開門來。

守貞（白）來了（開門介。接唱）問爹爹面帶愁所爲那樁？（白）參見爹爹。

祿寒（白）哎呀！女兒啊！爲父的對不起你了哇……（哭介）

守貞（白）爹爹何出此言？

祿寒（白）哎呀女兒啊，明日乃是你出嫁之日，只因吾家貧窮，備不起粧奩，爲父萬般無奈，去到親友家中借貸。

守貞（白）爹爹可曾借到？

祿寒 唉！可嘆世態炎涼，見了親戚與他們借貸，他們都說無有，我是分文未曾借來，明日就是你出閣之日，我不曾與你備得粧奩，豈不是對不起吾兒了哇！（哭介）

守貞（白）爹爹不必如此。我家貧窮無有粧奩，難道女兒就不上轎了麼？

祿寒（白）真乃是孝道的女兒，只是你母親早年去世，明日無有粧奩，慢說對不起吾兒，也要對不起你那去世的母親。也罷！待爲父再去借貸。

守貞（白）那裏去借？

祿寒（白）爲父去找周二奶奶，李三員外，王四相公，錢大老爺，（走介）待我去借？

守貞（白）爹爹方才可曾向他們借過？

祿寒（白）借過了。

守貞（白）爹爹已然借過，若是再去，恐怕他們還是不借呀！

祿寒（白）是呀！我若再去，恐怕他們還是不借。哎！女兒，我實在對不起你了哇……

守貞 爹爹呀！（西皮搖板）自古道人貧窮誰肯來往，老爹爹大運到鉄也增光，如今人喜的是添花錦上，嘆人情如紙薄世態炎涼！
祿寒（白）兒呀！（唱西皮搖板）我的兒說此話頗有思量，婚期近無粧奩甚是淒涼，親友們不借貸無法可想，（哭介。下）
守貞（唱西皮搖板）想起了這樁事，萬種愁腸。（關門介。下）

第五場

（胡傑，程俊二人兩邊上。小水底魚。撞頭介。）

胡傑（白）咳！你怎麼往人身上走哇？（看介）
呦！這不是大哥？

程俊（白）你不是胡兄弟嗎？

胡傑 (白)是我。大哥您這是上那吓？

程俊 (白)今兒有個應酬，我出份子去。

胡傑 (白)誰家呀？

程俊 (白)你還不知道吓？薛小姐不是給了周家麼？我上薛家出份子去。

胡傑 (白)您幹嗎穿這麼好的衣服吓？

程俊 (白)薛家是大財主人家，去的都是有錢的親戚朋友，穿的都是好衣服，我也得穿上件好的，跟他們一塊擺一擺呀。

胡傑 (白)您穿這麼好的衣服，留神等會兒就要下雨啦。

程俊 (白)那怕什麼的，你瞧我這兒不是帶着雨傘哪嗎？

胡傑 (白)喝！你到全預備好了。

程俊 (白)真個的，你上那去呀？

胡傑 (白)我也是出份子去。

程俊 (白)誰家呀？

胡傑 (白)趙家姑娘不是給了盧勝籌了嗎？我上他們那兒出份子去。

程俊 (白)你上趙家去呀？趙家夠多麼窮呀，趙家這個丫頭的命太不好了，怎麼單趕上這個下雨天氣呀。哎！像趙家小門小戶的辦喜事，也不是說，出份子的也就只你們這種人。喝！了不得啦！真要下雨，掉點兒了，你知道薛小姐是什麼一轉麼？

胡傑 (白)我不知道。

程俊 (白)他是龍女一轉，常言說的好，龍行有雨，虎行有風呀。

胡傑 (白)叫你這麼一說，薛小姐出嫁趕上下雨是應該的。

程俊 (白)然也！然也！真乃是孺子可教也。

胡傑 (全白)下雨了。(雙拉下)

第六場

(二旗夫，八鼓手，薛良，梅香，薛湘靈，二轎夫吹打上。過場。下)

第七場

(一鑼夫，趙祿寒，守貞，一轎夫吹打上)

祿寒 (白) 咳！你們敲呀。

鑼夫 (白) 這不是敲啦嗎，(敲介。全下)

第八場

(薛湘靈等原人上，歸大邊，坐介。趙守貞等原人亂錘上。下雨介)

鑼夫 (白) 下大了，不能走了，在這避會兒吧

祿寒 (白) 走哇。

鑼夫 (白) 不能走了，淋壞了轎子怎麼辦哪？

伙計們把轎子放下。

祿寒 (白) 你要輕放，裏面還有人哪。

顛壞了。

祿寒 (白) 咳！這是怎麼講話。

梅香 (白) 得了！你們嚷什麼哪？嚇着我們小姐担待得起嗎？人家在這兒避雨，你們也

湊在這兒。薛良你瞧瞧，這轎子怎麼着，都破了！呦！你看這破轎子，紫不紫，綠不綠，算得那國紫花月白毛藍色呀！

祿寒 (白) 住了！吾們的花轎破，與你們什麼相干？真真豈有此理。

梅香 (白) 你得了吧，我沒看過這麼聘閨女的，今天我可開了眼啦。(看介) 你看這多麼缺德呀！

祿寒 (白) 哎呀天哪！想我趙祿寒雖然貧窮，志氣不窮，到如今不想被這勢利小人，下賤東西，百般笑辱真真氣死我了哇。

守貞 (白) 爹爹。(唱西皮哭頭) 啊啊啊！老爹